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mark.

□ 12
3326
3



3326
3



四書圖說 上論章句

孔道傳人圖說



孔子之道大矣。及門傳人。端推顏曾。顏雖苦孔之卓。孔實樂顏之愚。不違如愚。非真愚也。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魯如參也。何敢望回。然而精察力行。實有不甘於魯者。迨聞一貫而曰唯。則亦不違矣。借忠恕以曉門人。則亦足發矣。愚竊謂

四書圖說

上論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
購未

孔子之道。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思孟則聞而知之。
孔樂傳人圖說

孔樂

顏淵箏瓢

曾皙風浴

疏水曲肱之樂。孔子嘗舉以示人。而得其傳者卒鮮。惟顏
子之箏瓢。庶幾能之。而曾氏之風浴。亦見及之。惜無克復
不惰之功。而有志言不掩之病耳。故先儒每令尋孔顏樂
處。而曾不與焉。若顏子者。一問為仁。天德也。一問為邦。王
道也。只此兩問。全體大用備矣。舍之則藏。三月可以不違。

用之則行。四代可以相參。惟我與爾有是夫。其亦同樂之
意也歟。

顏曾得仁宗旨圖說

顏子克復為

仁

曾子弘毅任

顏淵問仁。而子告之以克復。乾道也。乾以資始。全體備矣。
乾以健行。用不息矣。迨請事斯語之後。來三月不違之稱。
則仁在顏子矣。至於曾子。雖不傳其聞仁道於孔子。而觀
弘毅數語。則本末始終之得其全體。臨履戰兢之要於不

息。其以三省爲四勿者。真有弘深強毅之學。而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直爲自述其所得矣。後此若子思之脩疑。孟子之剛大。其所謂成己爲仁。以仁存心者。皆此物此志也。開卷六章聯貫圖說

學——仁

務孝弟

省身

道國

弟子

戒巧令

論語所以勸學也。學莫大於爲仁。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愛莫先於孝弟。務之而後其理真心。莫放於巧令。戒之而後其德純。此不可不日省吾身者也。省身乃以道國。而要

必豫其教於弟子。一出一入。務孝弟也。一謹一信。戒巧令也。愛衆親仁。以行仁也。餘力學文。以講學也。皆以立其本。而進於君子也。此記書者聯貫六章微旨。所爲以此開卷之義也。故特揭之。

學而時習之章。○三節祇宜平平說去。語有次第。意無輕重。玩不亦乎三字神情。現現成。指點出學中妙境。要人一領會去耳。如云學原是好事。工夫不熟。便覺苦難。工夫熟了。却到受用。學而時習。那其間還罷不得手了。然學却不是私己的事。學不到好處。先無以成己。學到好處了。兼有以成物。朋自遠來。那其間好不快暢得狠。然學到底不

是爲人的事。學不到好處。過情之聲聞亦可恥。學到好處了。縱不見是而何悶。不知不愠。那其間不是個成德地位。麼。可以獨得。可以同得。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學中有這些妙境。恁們怎不踴躍做去。

說樂君子○說樂君子中淺深境地皆有。孔子之學而不厭。固說也。顏子之欲罷不能。亦說也。然而好之樂之有分矣。七十子之服孔子。閭閻侃侃。固樂也。張橫渠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之論易。次日橫渠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亦樂也。然而師道友道有分矣。孔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固君子也。蔡西山因僞學之論起。貶竄道州。朱子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西山。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亦君子也。然而爲聖爲賢。有分矣。隨人所至。各自領取可耳。

賢。賢易色。章○註云。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苟非必其四虛字。人多理會不來。或有側重質邊者。不免廢學之弊。或有質學夾雜者。又屬騎牆之見。至若畧質言學者。祇

爲馳騫聲華之徒。切指務本之意。固可以絕去葛藤矣。然註中生質一層。究竟不見下落。亦仍是未結之案也。總因將此生質之美。看成子張問善人章註質美未學之質美耳。愚意此處生質之美。便是生而知達道。安而行達道者。賢賢四項。不過五達道之三耳。天地間儘有一等生質最清明的。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經綸大經。焉有所倚。亦不是限定不學。但因心作則。自不待學耳。此所謂天下至誠也。然古今來。煞是難得這樣人。多是從學問中。用了苦功。方能敦倫飭紀。去妄存真。此所謂脩道以仁君子誠之爲貴也。朱註學質兩層。正是從中庸誠者誠之者章。脫化得來。

意若曰。世間除非是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的聖人。他纔不用爲學。自能盡倫耳。若不是生安定是學利也。苟非必其四字。煞費苦心。作此題者。若要以生質入講。或於小講用高一層起法。或於股中用賓主襯貼法。總不得將質美看低了。朱子曰。人固有姿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胡氏曰。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爲與理暗合者。不待學而自能盡。便是聖人地位。所爲與理暗合。祇是善人身分。語若相似。意實不同。兩說須分別觀之。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只是疑其求原。非求與並問也。做上句不必留個活頭。預爲下句占地步。做下句必須秋波。

回轉務盡環抱上句之妙。蓋抑字註訓反語詞。意謂若不
是求。除非是與了。但如今還有這樣虛心下賢的麼。想來
到底。是求之耳。

父在觀其志節。○父而賢也。則以繼述爲孝。孟莊子不改父
之政。是也。父而不賢也。則以幹蠱爲孝。此章改於父之道。
是也。父在父沒。中原藏得個父之道。在觀其志行。中原藏
得個改字。在但須於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又有不忍
遽改之心。乃可云孝耳。語氣自是趨重下截。然亦不得將
上截。看在孝字之外。致成兩橛。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自是句法如此耳。其實便是人用

禮。玩爲貴二字。純是責成口氣。乃有子教人用禮以和。正
爲不和者說法耳。用禮不和。勉強敷衍。則溫清定省。總屬
虛文。三揖百拜。皆成故套。雖日循循於千百經曲之中。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全無真心實意流貫其內。將
何以止於仁敬孝慈信哉。觀下節亦不可行也。一亦字。可
見此句中。先有不和不可行。意在作者必將不和之不足
貴處。痛發出一段議論來。乃爲有關名教之談。

先王之道三句。○問由之之字。指禮耶。指和耶。曰心安意肯
謂和。和是何物。而可由耶。之字。定指禮言。禮爲天下所共
由。故曰道也。必稱先王者。正爲禮字溯到制作源頭處。謂

四書圖說 六
其順人情而爲之。有以範天下。非以強天下也。其所以美而可由者在斯耳。苟非和以用之。豈不失先王之精意乎。仍須繳足爲貴意。

因不失其親二句。○玩一亦字。非謂因之必宗也。然邂逅相逢。雖非百年之主盟。而一合難離。或致進退之狼狽。古今來往往以文人才士。偶陷宵小之門。如蔡伯喈之失身於董卓。柳子厚之失身於王叔文。不能預察於幾先。遂致難明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痛也。此孔子所以不因彌子瑕而得衛卿。叔向所以不因樂王鮒而求釋囚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而孟子以舖啜責之。正要他擇

可親之人耳。

君子食無求飽。章○無求安飽者。所求在事也。事者何格致。誠正脩是也。卽學字工夫。敏者何。則日知所亡。無忘所能是也。卽好字精神。而慎於言。恐其言之或浮於事也。就有道而正焉。又恐其事之未協於道也。故可謂好學處。當以敏事爲主。

子貢曰。詩云如切節。○斯字雖指可也未若說然。夫子口中之可也未若。只就兩人別其優劣。而子貢意中之可也未若。則就一人思其進脩。蓋因可也未若之言。悟出未若求若。此中大有學問工夫。在詩云如切如琢。孰如之。卽謂守

四書圖說
貧守富之定力。如之可也。詩云。如磋如磨。孰如之。卽謂忘貧忘富之功能。如之可也。故曰。其斯之謂與。或問如此。不幾沾滯貧富乎。曰。無諂無驕。只就貧富上用工夫。樂與好禮。却不在貧富上用工夫。註云。心廣體胖。又云。安處善樂。循理。此豈單在過日子上着力耶。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孟子之存心養性。中庸之尊道中和。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皆此樂與好禮之功能也。未若求若。此中之學問。精微廣大極矣。似粘貧富說。已不粘貧富說矣。要向外推說者。只是將未若求若。看得粗淺耳。試思樂如孔子好禮如周公。此豈易若者哉。又豈沾沾於貧富者哉。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節。○夫子告以可也。而賜知僅可者之不宜安於可。夫子告以未若。而賜知未若者之更宜求其若。蓋就兩頭現成境地中。悟出中間學問工夫來。故借如切八字以明之。原非沾沾說詩也。然其實詩人本意。所以言學。亦只是說了一個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耳。就令執詩說詩。亦不過如此說。故曰可與言詩。但不重許其言。詩只重許其知耳。蓋學問之道無足心。詩人先得之。而賜亦會通之也。作者必從不敢自足之心裏。透寫出知字精神。乃知所謂知者。是細心密理之知。正可從此實做切磋琢磨工夫去。夫子許之。正許其有下學上達之機。非空空

悟入已也。時人多作恍惚雲魔語。自以爲神奇靈通。却與聖賢腳踏實地。逐步趕進的苦心。全無理會矣。亦足以發。○玩一發字。有生機活潑。暢茂條達。不粘不脫。鼓之舞之之妙。後面不惰章。註云發榮滋長者此也。與曾子之隨事力行者有別。顏子能發。夫子蚤已知之。但與言終日話兒忒長。覺其中還有幾處深奧之理。似乎尙待參証者。而當下默無一語。殊未知他心下如何。恐或有隻字半句。不免些須滲漏之處耳。故着一退省字。實有歷試諸艱之意。着個亦足字。實有驚喜過望之情。足卽有餘不足之足。勿徒作能字混看也。須向吾與回言終日尋脉。

察其所安。○首句是着實看法。次句是入細看法。總祇就這一件事論這一件事耳。至若此句。乃是所以所由之善者。已將現在這一件事。閣起不提。却就此人生平熟走的路程上。四方八面。合攏看來。向他用不的檢點處。看他習慣成自然處。蓋卽一端縱觀全體。却從全體印證一端也。所安所字中。尙有不好一邊。與上所以所由例看。故篋豆見色。朱子謂見其所安之實也。人多將安字。訛看成全好字樣。則本文當改作察其安否矣。

温故而知新。○註引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何謂記問。祇憑記誦以待問也。此等人自非不温故者。但欠知新耳。想

四書圖說
夫子當日原爲硬讀死書而心不活潑者發若倒重上截說成溫故則知新了殊不合而字文法然故與新祇是一件溫與知總在一時若輕輕撇開溫故於而字夾縫中大加宕跌折重下截竟說成溫故又要知新是將新看外了舍却尋繹工夫則溫字不透又如何透出知字精神耶故本文五字成句直是拆開不得註云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非云學能時習舊聞而自有新得也亦非云學既時習舊聞而又有新得也斟酌恰好之極作者須以渾成之筆出之乃妙得而字神理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其言二字須先提明要從其言裏倒

想出他的行來以見君子說話句句是從前經歷過的语言着實無隻字落空也蓋由後溯先口氣耳若順頭吞去只當先行後言看了那得夫子立言之妙耶

或問禘之說章○宣聖雖云不知禘說然究竟禘說如何黃河落天直走東海蜿蜒數千里只是一條水脉流通水固如此維人亦然周人出自后稷后稷又出自帝嚳子子孫孫綿衍千餘年亦只是一股氣脉流傳故祭親便當祭祖祭始祖便當祭始祖所自出此一說也周家王業成於文王而侯封舊邦起自后稷但思出祀郊禘亦屬仲春王后恆事何以履武敏歆恁地神奇固是姜嫄精誠感格然亦

是帝嚳當日積功累仁。陰騭深厚。實足以培植我周家千
年侯封。八百年王業。所以上帝眷顧。使震夙而生。后稷也。
是則其德可崇。其功宜報。既宗祀文王。便不得不郊祀后
稷。既郊祀后稷。便不得不禘祀帝嚳。此又一說也。帝嚳當
日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
文王以前。殷人禘嚳。而岐封百里。只祀后稷於五廟中耳。
到得永清大定而後。武王受命爲天子。德既與帝嚳相參。
位亦與帝嚳相配。才能以天子之禮。禘祭天子。故曰禘者
帝也。享祭的也是帝。主祭的也是帝。此不王不禘之法。雖
夫子所諱。章意所輕。然亦可備一說也。禘說如此。夫子爲

何不說。如父如祖。素識音容。祭便如在。自是易曉。高曾以
上。及於始祖。已自遼遠隔絕。然有廟。則入廟可以生敬。有
主。則見主可以心動。到得始祖所自出之帝。不惟世代太
遠。抑且無廟無主。而五年一次。始祖退居。特設虛位。以祭
所自出。此是何憑何據。更屬荒渺難測。必是仁孝誠敬之
心。團結鬱勃。無廟而若有廟。無主而若有主。世代雖甚遙
遠。心中却極親切。東向雖是虛位。西向却極誠心。此時此
際。才覺着祖孫真是一氣。真有不得不崇報其功德者。否
則精神渙散。而徒跪拜灌獻於虛位之前。亦不過看成故
事已耳。禘祭精義。怎生理會得來。就向他說。怎生能信得

過。故曰不知也。至若知禘說。則可通於天下處。但云孝治天下。誠動萬物。猶是祭典所同也。而非禘說所獨也。試觀兄弟之親。原同一本。迨至一從再從。五世出服。便已漸漸疏遠。若傳至數十世。數百世而後。竟成路人。是由本以推末。則親者亦踈矣。然執塗人而問之。雖是別名異姓。毫無干涉。而合他談論。起得姓受氏之初來。則義軒開天之時。俱是胞兄胞弟。一父一母。此由末以溯本。則踈者皆親矣。今誠知禘之說。則設身處地。真見得自出之帝。與天下一氣相通。援彼例此。又見得天下之大。與我也是一條花根。並蒂同生矣。侯甸男衛。兄弟之倫也。羣黎百姓。黃炎之緒。

也。千載之祖孫。既可聯為一氣。四海之民物。亦可合為一家耳。指掌以示。豈欺我哉。

射不主皮節。○註引記曰。武王克商。而貫革之射息。則未克商時。必尚貫革矣。曰散軍郊射。則武射亦變而為禮射矣。故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而夫子却刪去禮字。只渾道個射也。曰周衰禮廢。則不尚禮射。而尚武射矣。曰列國兵爭。又安得不復尚貫革哉。主皮不主皮。世之治亂為之也。若呆責當時之主皮。而定要他不主皮。勢必如宋襄之不鼓不成列。乃以自底敗亡耳。豈非癡人說夢乎。夫子此言。蓋深慨世變。而以傷古道之難復耳。七雄戰爭之象。於此。

已爲之兆矣。奈何。

君使臣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文字儀字。對針暴主病痛。節字則字。對針弱主病痛。必兼此二意說。得用和而體嚴。其理始全。若關炤魯事。單說嚴肅一邊。固失聖人渾然語氣。然只就情文交至上講。則祿去公室之君。又焉敢慢臣耶。

苟志於仁矣。二句。○仁與惡天淵之別。陳潛室所謂向東向西者是也。無心爲過。有心爲惡。惡字中原藏一個不好的志字。在朱子所謂惡是誠中形外者是也。仁字與道字不同。陳新安所謂仁是道德之精純者是也。惡字註指事言。

本宜粗淺說。志仁者。一心要向精純上務去。自是要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的。豈僅求不大差而止。然縱不能遠到盡頭處。亦斷無大離了關目的。方靈臯所謂上方不足而下皆有餘者是也。志訓心之所之。之訓往也。志豈懸空想像之謂。朱子所謂志於仁是親切用工未處是也。苟訓誠也。便是大學誠意章如好好色地位。過去這個人鬼關。后面有所等項。俱是官街上差了路耳。故誠字最宜着眼。陳新安所謂苟志於仁四字有三意者是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或問非道之貧賤不去。則以道之貧賤可去耶。曰。一有去貧賤之心。是厭貧賤矣。然註云安

四書圖說
貧賤正惟非道之貧賤而乃可安也。否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夫子他日嘗言之矣。世治而無可行之道。豈非當得貧賤者耶。而碌碌庸人。可恥之甚。則反衷奚以自安乎。是亦不可不知也。

觀過斯知仁矣。○仁字從過中看出。自是深講。不得註明云。失於厚過於愛矣。故應淺淺說爲是。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是有所薄乃以見所厚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以不愛成其愛也。觀舜之好生。可謂仁之至矣。然誅四凶而天下服。封象於有庠。親愛之而已矣。而使不得有爲以暴其民。此中之

義以成仁處。固不至愛克厥威也。如此之仁。焉得有過耶。故知過中之仁。難深看也。問如此則時講所云。出於勢不得已者。非歟。曰。非也。此正謂事在不得已而情不自禁者耳。頗有寧爲失出。勿爲失入之意。問如此則時講所云。偶不及檢者。其可用歟。曰。亦非也。註云。君子常失於厚。則厚者其常也。非其偶也。大約天性慈祥的人。多是過於忠厚老實耳。問如此則時文以伊尹周公作証者。非歟。曰。非也。周公豈不厚其兄。而背畔則誅之。伊尹寧不愛其君。而顛覆則放之。此正所謂義以裁仁。而非一味過於厚愛者也。卽孔子知禮之對似過於厚愛其君矣。然因巫馬期之告。而

自謂有過。則取同姓之非禮昭昭矣。原未嘗一味回護到底也。焉得謂過乎。卽外註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者。亦與失於厚過於愛意膠粘不上。特以吳祐之稱孫姓。引觀過知仁爲言。故此亦姑引之耳。問如某事可作證據耶。曰商書紀雉雉鼎耳。爲祀豐於昵之應。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故祖已訓諸王焉。周穆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雖大辟之刑亦可贖。則凡有干緩之費者。無所往而不可以殺人矣。豈非過乎。但其盡典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孔子所以猶有取焉。而存之於周書也。漢文帝時。淮南厲王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

及入朝。因與審食其有怨。自袖鐵椎。椎殺之。夫以籓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不容於誅矣。帝乃傷其志。爲親故赦而弗問。以此歸國益驕。未及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宋真宗時。丁謂貶冠準於雷州。而幾致諸死地。及謂貶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報。謂何其恕。觀過知仁於此見矣。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莫。便非義。義便非適。莫一反。一正。緊緊對針。兩也。字不得截斷。乃滾作體也。義字若作員通解。則佛老得而借口矣。然但作剛決解。則適莫又何

嘗游移耶。須知適莫與義分界處。祇是吾儒本天。異端本心之別耳。心之所必爲。雖不當爲者而亦爲。心之所必不爲。雖當爲者而亦不爲矣。強天下以從我。此之謂不知天。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當爲。則爲之勇銳。幾似於適而非適也。理之所不當爲。則不爲。堅確幾似於莫而非莫也。玩之與二字神情。要祇順天下之理。以應天下而我無容心焉耳。舍却理字。有定無定。總無是處。認真理字。員通剛決。皆在其中。

吾道一以貫之章。○道有五德有三。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爲物不貳。故曰一理。至誠無息。故曰

渾然。惟至誠爲能盡性。則發已無不盡矣。然誠者天之道。非猶夫誠之者也。而忠不足以名之矣。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合外內之道也。故曰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所謂大者敦而小者流也。則亦無待於推矣。故以字不得着力。讀而恕又不足以名之矣。特欲以曉門人。故借作指點耳。忠以盡已。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慎獨戒欺。以誠其意也。恕以推已。卽誠心之求。藏身之喻。上下前後左右間。操一矩以絜萬類之欲惡。而天下可平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亦一以貫之也。中庸末篇歸結仲尼。大學十傳成於曾子。卽以此二書作此章註疏。最爲明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雖是學者名目。然却是借來說夫子之道。故忠恕須移上一層看。一貫雖是夫子之道。然却是借學者的忠恕指點出來。故一貫須移下一層看。若云爾不知一貫。獨不嘗聞忠恕乎。一中爲忠。卽天下之大本也。一之體所以立也。如心爲恕。卽天下之達道也。貫之用所以行也。夫子的一貫之道。就是僭們的忠恕而已矣。特是夫子做來。較僭們熟些耳。而其實非有他道也。須知曾子此言。原以接引門人。而非正解夫子之道也。寫得是二是一。乃得註中借字神理。

以約失之者鮮矣。○伯子之居簡行簡。不得自託於約也。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若亮者。有文之小心矣。此乃所謂約也。然不直云無失。而但云鮮失。則約字亦須說得有分寸。不得太用過火。語。朱子曰。漢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凡事都先退一着做。呂東萊亦謂其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亦所謂約也。雖禮樂服色。謙讓未遑。不能除秦法。以追三代。然以視武帝之紛更喜事。窮奢極欲者。所失孰多耶。

德不孤必有隣。○德指有德之人。言若作性善道理看。理爲何物。而云孤耶。註云有德者。又云其類。正謂一般有德之

人也。故隣字法親切。原着不得廓落。語曰：不日必有正。於其勢易孤之中而從而不之。卽於幾幾無隣之中而從而必之。以壯修德之胆耳。不孤有隣。一反一正。上下亦無兩層。韓退之稱李翱張籍。弃俗尙而從於寂寞之濱。蘇子瞻言不肖爲人所憎。而黃秦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由此觀之。聖賢雖不能遍地皆是。然亦何至絕跡於天壤耶。蓋終有相和而從者矣。棖也。慾焉得剛。○得猶能也。人之所以能剛者。祇爲以理自勝。無嗜慾故無牽制。剛大之氣所由浩然充塞耳。若有一毫貪戀。定有一翻掣肘。顧後瞻前。拖泥帶水。雖理念偶萌。

而欲心撓之。又焉能剛將去耶。註云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則字次第清析。謝氏謂剛與慾正相反。終與圈內註意微別。至若謂無慾亦未必盡剛者。乃公綽之不欲耳。亦不得與聖賢無欲之學混看。

吾亦欲無加諸人。○玩一欲字。原不曾說。已經到過。然輕輕着個欲字。便是看做容易到得地位。看着容易做着却難。故曰非爾所及也。

斐然成章。○問狂簡自是天資。不知成章亦關學力否耶。曰狂也蕩。大德踰閑矣。狂不直。習俗漸染矣。如阮籍在晉。非不自命爲狂也。而居喪無禮。大節有虧。斯亦不足觀也已。

此狂簡而不成章者。章如何成。定有不安於無成處。定有不甘於小成處。蓋積數十年之學力。擴充識見。開拓心胸。到此時真能自成一家了。點爾一問。鏗瑟舍作。居然揖讓。登歌氣象。莫春數語。童冠詠歸。果是堯天舜日光景。斐然成章。可想見矣。兼與三子則裁之也。

老者安之三句。○安信懷自。有實事。非空志也。然脫離志字。一味填實。則又非矣。須將老少朋友之急需。安信懷處。設身處地。體貼得入情入理。再將老少朋友之不安不信不懷。便覺自己心中有打不過去處。寫得纏綿悱惻。懇懇切切。志字精神。乃得活現紙上。

子曰雍之言然。○可使之可。可字連使字讀。十分鄭重。自是深許可之可矣。可也之可。可字下有也字。搖曳宕跌。意致輕淡。乃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可耳。兩可字原自不同。何嘗以南面許伯子耶。仲弓未喻此旨。竟將可也之可。當可使之可看了。則夫子不幾過許乎。其辨簡也。疑伯子即疑夫子也。子曰雍之言然。然雍之言。即以明已之意也。呆呆贊雍有何神情。或問如子所云。則夫子何不責雍之未喻已意。而乃徒贊雍言耶。曰夫子兩可字之旨。正賴雍之言以發之。則但許雍之言。而夫子之本指已明矣。又何煩贊言耶。

雖欲勿用二句。○曰欲勿用。非果勿用也。曰山川其舍諸。舍不得定。是還須用。故註曰。自當見用於世也。如云若要不用他。却將甚麼祭山川耶。蓋以稱仲弓之賢。非其父所能累耳。時文多作罵人語。失題旨矣。

回也其心節。○天道三月而小變。所以分春夏秋冬之節也。每季交關轉生處。氣候定有一番脫換。物景人事亦多改遷。當此而心常在仁。則真能不違矣。非謂其猶違於三月後也。特不違。尚着工夫。不似安仁自然耳。其餘品格亦自有別。日一至焉。冉閔諸子也。月一至焉。由求諸人也。繼回而興者。其惟曾氏之弘毅乎。

也不改其樂。○其樂者何天而已矣。何以云不改。卽所謂語之不惰而欲罷不能者也。何以能不改。卽所謂克己復禮爲仁。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着眼不改二字。方見賢字本領。且與聖人之樂亦在中者。有生熟安勉之異也。莫春七句。已看見其樂影兒了。但欠不改的工夫。故行不掩言耳。此點之所以止於狂。而回之所以幾於聖也。若滑口讀不改二字。只做成回樂者。便多過火語矣。顏子此時於其樂。正在卓爾之間。顏子此時之不改。卽是不違之境耳。勿徒作高妙語看過。

子謂子夏曰節。○要認定子謂子夏四字。篤信謹守之人。那

有欺世盜名之事。但恐欲速見小規模狹隘。竟將硜硜之小人。誤認作爲己之君子。雖謹小慎微。儼然閤修模樣。而其實拘牽猥瑣。爲己之分量不全。縱得科列文學。而必信必果。不過抱咫尺之義。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耳。故朱子謂子夏忒細密。便有委曲周旋。俯投時好之弊也。須合圈內外註。而參用之。要從遠大處講出。爲己來。要從近小處講出。爲人來。對針子夏。乃見真切。

誰能出不由戶節。○下句神理全。從上句看出。上句之誤有二。或拋却能字。祇說其由而已。或將能字移在不字下。又祇說成易由耳。能字不得清醒。并出字亦可刪去矣。洪註

兩必字。最得其旨。蓋理所必當由者。皆勢所不能不由者。也使不由戶。還能出得去。則戶可以不由矣。然出不由戶。誰其能之。而道可知矣。行必由道。猶之出必由戶也。不由戶不能出得去。豈不由道反能行得去耶。何字怪嘆神理如是。

文質章以學者作主人翁圖說

插頤文細真

學者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頤真細

通節皆爲學者說話。須認學者作主人翁。質勝文則野。非

四書圖說
三
云野人質勝文也。乃是學者質勝文。便有個野人氣象耳。如由之嘖。夫子以爲野哉。由是也。文勝質則史。非云史官文勝質也。乃是學者文勝質。便有個史官氣象耳。如師之辟。曾子以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是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云君子文質彬彬也。乃是學者稱停恰好。纔能到成德地位耳。如夫子告子路曰。文之以禮樂。告子張曰。主忠信。然後可以成人而崇德。是也。若將野史君子作二等現成人看。而以學者損補意。作言外推論。失却兩則字。一然後字之神矣。
人之生也直節。○一直一罔。冰炭不相入矣。生字却是兩邊。

公。夥。字。樣。蓋。同。是。生。活。之。生。觀。註。而。亦。生。者。亦。字。可。見。註。云。生。理。本。直。亦。非。單。指。始。生。言。也。蓋。謂。生。字。道。理。本。合。如。是。耳。忠。孝。大。節。千。載。不。朽。必。如。此。乃。算。真。生。不。如。此。便。算。倖。生。矣。兩。之。也。字。頓。宕。喚。醒。上。下。呼。應。所。以。警。夫。罔。而。不。直。失。其。生。之。正。理。者。也。註。中。理。字。正。與。幸。免。意。對。針。緊。切。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體。乃。體。段。之。體。兼。體。用。俱。在。其。中。以。知。者。而。言。寂。然。不。動。自。具。虛。靈。之。宰。靜。而。動。也。體。之。體。也。感。而。遂。通。無。非。活。潑。之。機。動。而。動。也。體。之。用。也。以。仁。者。而。言。未。發。爲。中。心。統。萬。物。而。無。心。靜。而。靜。也。體。之。體。也。中。節。謂。和。情。順。萬。事。而。無。情。動。而。靜。也。體。之。用。也。

此動靜以體言之體乃兼體用而言之體非與用對言之體也若作對用而言之體則靜當爲體動當爲用矣

仁者壽○問仁者之壽果可必乎曰仁者冰淵以保其身而手足不敢毀傷存養以事其天而心性不敢鑿喪既無斧斤之伐又無牛羊之牧壽考維祺自是實理固不得以顏子之夭因其變而疑其常也

齊一變節○問桓公創伯功利夸詐彰彰矣不知孔子之時何如曰太公之遺法一壞於管仲而再壞於陳氏者也田乞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而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由是得齊衆心晏子之所謂豆區釜鍾厚施民歸者

此也可謂急功利矣田乞輕諾景公之立荼乃私走陽生以市德又繼召陽生以樹恩且廢立之舉縱慮諸大夫或有異議但既請至家中何難出陽生而徧拜之以脅其盟乎乃給之以甲裝之以囊而使力士舉至中霤以玩弄其君於掌股之上公羊氏之所爲譏其諛者此也可謂喜夸詐矣問變之道如何曰惟禮可以已之平仲嘗以告其君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吾夫子之所以變齊也然而老不能用雖稱善奚益哉問魯之人亡政息病在何處曰只是臣強君弱一向頽廢耳腹心之疾應在三桓然五世將微家臣屢叛是亦有可變之機矣吾夫子言於定公墮都

出甲。幾興東周。所恨者。齊歸女樂。仕魯不終耳。而哀公之問。猶惓惓於人存政舉。非明且強。雖有方策。其如愚柔何哉。問魯變至道。則猶昔日之魯矣。齊變至魯。何僅為今日之魯耶。曰魯之元氣未失。只是個弱。變而精健。則復其初矣。若齊則元氣索然矣。其強悍暴橫處。只是為邪火所助耳。降去邪火。定須羸弱。其為今日之魯。亦其勢使然也。再變而精健。則元氣乃復。亦猶然開國之齊耳。豈終不能至於道耶。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但出自告者之口耳。玩一雖字。則井中未嘗有人也。然既是個仁者。想可哄他下井去矣。

下文欺字。罔字。俱從此一雖字生出。

博施濟眾章尋源已欲結穴近取圖說

博施

濟眾

已欲——近取

子貢意中。先有仁字。纔生出如有一想來。蓋從自己為學分量上設想。故註云。以此求仁。非徒為斯民慨想太平也。博施濟眾。正立達極致。有甚錯處。只要從此着力。一向馳騖外面去。便於本體工夫。隔着數層。故註云。愈難而愈遠矣。持願奢而操術疎。則誠不得其方者也。要亦未識仁體。

耳次節註云。狀仁之體。莫切於此。切字便是末節近字。與愈難愈遠。遠字緊緊對針。立人達人。雖自有實事在。然玩兩而字神理。却是力爭上流。爲博施濟衆。尋個活水源頭。須歸重已。欲二字親切指點出仁者之心。來令求仁者反。而取諸近耳。取卽取此欲立欲達之心也。以其在己。故曰近也。近取二字。緊承已欲來龍。對針博施濟衆。自是通章結穴處。蓋示以求仁之方。無待於遠也。夫字起也已字止。兩節一氣呵成。字字飛舞有神。若呆分安勉界限去。於理未嘗不通。然按諸宣聖針砭端木之旨。便覺一紙千里矣。用之則行節。○用之舍之。要說得極細微。有默察其幾之意。

則行則藏。要說得極神快。有速致其決之意。行可則仕。際可則仕。公養則仕。兆足以行。不爲已甚也。受樂則去。問陳則去。伐檀則去。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孔子之巧力所優爲耳。顏子之明健。其庶幾乎。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固合志而同方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亦易地而皆然也。蓋惟我與爾之相契者深矣。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暴虎馮河。不知懼者也。故以懼字針之。死而無悔。自分無成者也。故以成字救之。然句雖對待。而意則連貫。曰暴曰馮。輕於蹈險。便已有必死之勢矣。又

四書圖說
賁而無悔三字。到底不肯回頭。祇完得暴馮悍猛處。臨事而懼。不敢鹵莽。便已有好謀之心矣。又賁而成兩字。必求萬全無患。祇完得懼字中審顧周詳處。若云果斷以成之。而不蓄疑敗謀。則蓄疑恐非子路之病。而果斷亦豈子路所少哉。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斯字確有所指。註所云情文之備也。不圖神理須向學之。三月上領取。蓋親身經歷者。久搜盡了韶樂底蘊。真覺此中妙處。非從前懸空想像得來。亦非一時倉猝畧觀得出也。雖聖聖相契。蚤在未聞以前。而學之三月以後。意味應更深長矣。俗云聽過不如見過。見

過不如做過。其此之謂歟。

學易無大過。○問易之所言吉凶消長進退存亡者如何。曰陰陽得中者則吉。如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陰陽過中者則凶。如乾之上九。亢龍有悔。坤之上六。其血玄黃。是也。陽之長者陰必消。如由剝而復。復為十一月之卦。一陽初生。漸變五陰。是也。陰之長者陽必消。如由夬而姤。姤為五月之卦。一陰在下。漸害五陽。是也。漸之上九。鴻漸羽為儀。則用可行矣。遯之上九。肥遯無不利。則舍可藏矣。此進退之義也。否之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雖安而不忘危焉。位正當而國家可保矣。困之九三。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蓋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而死。期將至矣。此存亡之道也。問所謂大過者若何。曰：只欠一中耳。鳥焚其巢。旅之上九也。驕而不順。過於剛矣。故曰：小人以壯敗也。喪其資斧。巽之上九也。懦而不斷。過於柔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若如解之上六。射隼于高墉。則待時而動。出有獲矣。其卽泰之拔茅。征吉。志在外者乎。是之謂可以仕而仕也。若如豫之六二。介石不終日。則見幾而作。知其神矣。其卽屯之卽鹿。無虞。不如舍者乎。是之謂可以止而止也。故曰：無大過也。問學之道奈何。曰：觀象玩辭。靜而學也。觀變玩古。動而學也。洗心藏密。理含太極。則學其不易之

體。先天而天弗違也。神明化裁。數極錯綜。則學其變易之用。後天而奉天時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學易者其戒盛滿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節。○此章首尾皆是言知。然却不是空空說知也。須一眼認定。作字方得立言主腦。多聞多見。聞見古今人之所作也。其善者所作之善者也。擇從識皆擇從識他人之所作。以爲我作之之資也。扼定作字做線。則上下神理融貫矣。蓋爲妄作者。警故現身說法耳。泛講求知殊失題旨。

知之次也。○或問此是夫子辭生知而居學知歟。曰：如此則

本文當云生知之次也矣。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卽朱子亦何曾添設出生字來說耶？或又問註云未能實知其理，然則夫子并未嘗以知自居歟？曰：註有雖字一開，又有亦字一轉，明云亦可以次於知之者矣。此正所謂無不知而作也。須知不重次字，特以見聖人之謙耳。却重知字，好繳足我無是也神理。或又問理有未實知，安得次於知？旣已次於知，豈於理猶未實知耶？若是則惑滋甚矣。曰：此正吾向所云空空說知之病也。須認定作字，纔是作字下有一之字之者，指其所作之事而言也。註實知其理，其字次於知之者之字，便是本文作之之字。

皆指所作說耳。何謂實知其理？每作一事，便天然有個作法理路，在事到面前，便就其中看得出來，不用援今據古，參互考訂，向外邊質証對照去。此之謂實知其理。若所云聞見擇識者，於所作事理，尙未能一目瞭然，祇是採取古今人之所作者，給我做個作事的標把，或則擇善而從，祇是依類肖形，照樣子摹畫去。或則識之以備參考，祇是借觀對勘，酌量出法兒來。究竟不是自己心中實實從這事上看出道理當如此，故曰未能實知其理。但旣有聞見，通開作事的路徑，又有擇識斟酌出作事的方法，則事理亦可彼此參觀而有得，再沒有糊糊塗塗，胡亂瞎做之事。

故曰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若但云雖未能實知理。然亦可以次於知也。則不可通矣。須知一其字之字中。皆藏有個作之在。蓋指當下所作之事說也。故作字通節脫離不得。

丘也幸。○問夫子之幸。幸其聞過可改乎。曰這過如何改得。然則何幸乎爾。曰誰毀誰譽。夫子久行直道於斯民矣。而今之有似於黨者。徒以尊君之故。不便於察衆好耳。人苟見不及此。而直奉子言爲鐵案。因并娶同姓一事也。極力員成去。是禮教之不明。適以子言爲厲階也。蓋知禮二字。語意太渾淪。竟似昭公一生威儀之小。綱常之大。總無一

件悖禮處了。聖言不幾溫而欠理乎。想當下答司敗時。定有許多礙口處。旣答司敗後。定有許多不安處。迨經他一番譏嘲。夫子只須應承一聲。錯過則君旣尊而禮亦伸矣。此幸之之深也。

躬行君子。○問君子二字。以其人言乎。以其道言乎。躬行二字。就君子說乎。就夫子說乎。曰觀下句得字。正與行字緊相呼應。則躬行自當說夫子躬行去。而君子則其所行之準。自當以道言也。若作躬行之君子看。則下文當云吾弗如也矣。

動容貌三段。○問三個斯字。應現成說乎。應着力說乎。曰着

力說斯字。呆說他如何用功。便不似道者。三三字開列。條款聲口矣。現成說斯字。但說他自然如此。又不似君子所貴乎五字。責成敬子聲口矣。此皆不能得斯字之神者也。總於下文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未嘗對針得醒耳。君子以位言。與下有司對看。其所以上事一人。下臨萬民。而遠交四國者。惟容貌顏色辭氣爲要耳。此三者與下邊豆之事對看。蓋本乎心之邪正。形爲身之得失。而關於天下國家之治忽矣。容貴中禮。一有暴慢。非動容之道矣。色貴根心。一有不信。非正色之道矣。辭貴順理成章。一有鄙倍。非出辭之道矣。遠之近之。謂非道之所當然哉。斯字與下則字。

對看。則者緩詞也。斯者急詞也。動便當如此。正便當如此。出便當如此。如此乃爲可貴。不如此則不足貴也。須寫得十分鄭重。十分吃緊。纔能傳出斯字之神矣。字亦有意。味玩所貴乎道者三所字乎字者。字乃是於道之全體中抽出。大者言之能如是。是亦足矣。何事瑣屑爲觀敬子得諡爲敬。想爲人忒小心。諸事都不肯放過。故曾子教以居敬行簡之道耳。

大哉堯之爲君章以上節統貫下節圖說

全體

則天無名之德

大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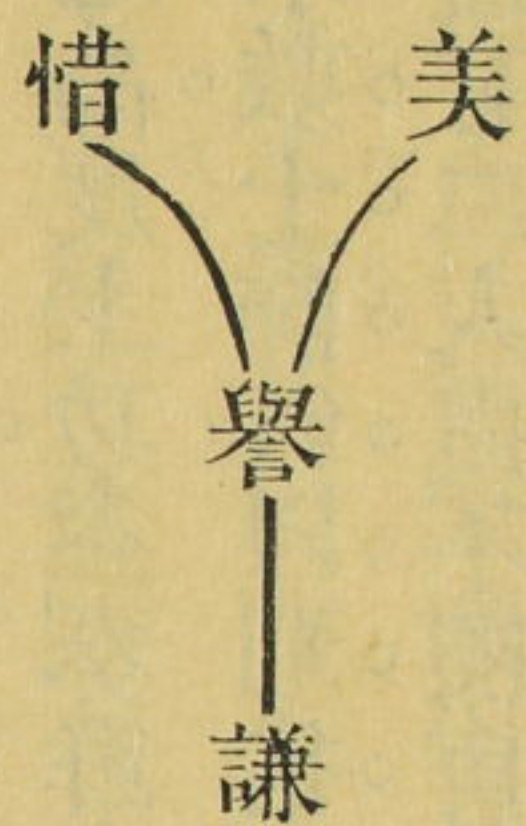
成功
文章

或問上下節可分德業乎。曰：非也。堯之大，大於則天之德而已。德兼體用言之，其體即大德之敦化也。成功文章之本也。其用即小德之川流也。成功文章皆是也。故成功文章原不在則天之外，蕩蕩無名，原包得下節在內。下節但就其德中抽出可見者言之，使人即其用之大，想其體之全耳。註云：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最為明析。圈外尹氏以成功文章為可名，終與朱子意微別。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問白文明言唐虞盛，何以見周才之盛耶？曰：宜着眼際字。向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周才曠

千古而獨隆矣。曰：其詳可得聞歟？曰：稷契唐堯，同出帝嚳。才在一門，無難委任。然非舉舜敷治安，所得禹益臯陶而用之，山澤未焚，洪水未息，何以播種也？作士未命，奸宄未除，何以弼教也？天下可得而治耶？禹益臯陶雖皆帝裔，降在匹庶，猶易羅致。然非堯薦於天安，所得天子之弟而用之。禹度土功，益奏鮮食，烝民何以乃粒也？百姓不親，五教未敷，士師何以刑措也？天下可得而治耶？是則唐不際虞，僅有二人，虞不際唐，僅有三人，如我周之周召呂尚，固可與頡頏矣。雖有垂夷夔龍，亦不過畢榮南宮類耳。雖有十二州牧，亦不過孟津八百類耳。合兩朝乃勝一代，祇一代。

幾追兩朝此周才之所以獨盛也。
達巷黨人章美惜譽謙圖說



昔孔子之贊唐帝也。曰大哉堯乎。則天而民無能名。達巷黨人之譽宣聖也。亦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美之也。惜之也。皆所以譽之也。算能道得聖人氣象出。幾與巍巍蕩蕩之稱相似矣。但孔子之大堯者。大其德之不可名。而黨人之大孔子者。大其藝之不可名。則所謂大者亦粗

且淺耳。乃子聞之。而猶欲然也。辭其博而居於執。曰吾何執。辭其無所成名。而居於有所成名。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黨人方極大之。孔子顧欲小之。故曰謙也。蓋其所謂學者。雖僅技藝之末。未及道德之精。然自聖人看來。尤覺道德之精。即在技藝之末。雖與為專執。尚恐未得其妙。而敢受博大無名之譽也。承之以謙。此中確有深心。在非徒遜讓為也。

吾不試故藝。樂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節藝字。最須着眼。正為多能字。下註脚。以見太宰所稱。只是小小技藝。無關大體者耳。雖引之以証少賤故多能之說。而其實君

子之所以不貴多。多能之所以爲鄙事。其僅爲天縱之所兼及。而不足以盡聖人之全量者。俱在此處點睛矣。故藝字竟可作通章結穴。

顏淵喟然嘆章。○問顏淵何以嘆。曰欲從末由故也。問何以欲從末由。曰聖道高妙故也。大約首節高堅前後之境。便是末節欲從末由之根。此時此際。真果有狀不出來的一段苦情。不覺拍案叫絕。感口出聲。說道這樣妙處。我可怎生能到也。彌仰彌高。其天之高明乎。彌鑽彌堅。其地之博厚乎。瞻前忽後。其陰陽不測之謂神乎。雖得博約之善誘。非不竭才而有所立。爭奈

神化之難幾。終覺欲從而無所由。將由仰焉以從於高乎。則不可階而升矣。將由鑽焉以從於堅乎。則天下莫能破矣。將由瞻焉以從於前後乎。則擬議又難成其變化矣。夫乃喟然嘆曰。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楊子曰。顏苦孔卓。正謂此耳。想當日開口說仰之四句時。便活畫出一個欲從末由景况矣。試取此章靜夜三復之。千載而下。猶恍聞嘆息之聲也。

仰之彌高節。○高堅前後。不是泛語道體。須切定夫子分上說。宰我謂賢過堯舜。子貢謂百王未有有若謂出拔更盛。抑何高也。子思謂大德敦化而申之以肫肫淵淵浩浩。非

至聖孰能知之抑何堅也。孟子謂聖之時而又申之以智。譬則巧卽上論之母必毋固。下論之無可無不可也。此則前後變化之說矣。仰者跂足遙望。要登其峯。造其極也。鑽者探窺底蘊。要入其室。挾其奧也。瞻者常目顧。要刻鵠求似。畫龍求真也。非欲從而何。其曰彌曰忽者。只是極力追追不上。極力趕趕不到的樣子。以期之意中者。而乃失之於意外。此時瞪目佇望。自有若驚若夢。疑鬼疑神。意思耳。蓋心中先有欲從末由四字。乃着力摹寫此四語。則首節已籠罩全神矣。博約善誘。正自無煩呆詮也。

夫子循循節節。觀爲邦之答。便知四代禮樂素前原常講究。

過故但一爲之折衷。而顏淵不更細問也。至若克已復禮之訓。以四勿爲條目。更屬確証。要其所謂循循善誘者。非徒先博後約之謂。謂其不遽以高堅前後者。強人以所難。却先以博文約禮者。引人以所易。寧緩勿急。寧漸勿頓。蓋使之循循下學之中。徐而致之。以誘人於上達之域也。故曰善也。

欲罷不能節。○欲罷不能。見夫子善誘之妙。安得不竭才於文禮哉。文禮非指夫子文禮說。然夫子之道。實亦不外於文禮。觀子思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謂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孟子謂由堯舜至於湯文。而孔子聞而知。

四書圖說
之則斯文在茲子誠有一以貫之者矣。且觀其自言學禮從周而鄉黨一篇皆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若右袂之獨短長身之有半又孰非禮因義起從心而不踰矩者哉。此顏淵之所以見聖道於文禮中也。卓爾云者。卽首節註所云深知夫子之道時也。蓋高非新奇堅非隱僻。在前在後亦非藏頭露尾。只是一個時中至善令人猝難力致耳。故愚以首節爲欲從末由注脚也。仰鑽瞻正在此所立卓爾時。蓋惟心目中實於聖道有見解。乃因而仰之。欲尋其巔末而限定程途也。又因而鑽之。欲罄其中藏而盡得精髓也。蓋將以窮到高堅盡頭處。總以爲從之地。

耳彌高彌堅則不可及不可入矣。而寧可從耶。至所云瞻之在前者。分明是卓立光景而忽焉在後。則不可爲象矣。又何由而從耶。蓋向前緊趕一步便趲過去了。終是有些英氣。知是火色。尙未盡融化。論起瓜熟蒂落之妙。則顏淵未免輸聖人一着。此其所以未達一間也。末由由字須別醒由者。從入之途也。凡由功夫充積到高堅者。高堅有一定的分數。我也可以充積將去。凡由智慮安排。今前後者。前後有一定的區處。我也可以安排將去。他的從入之途。卽爲我從入之途也。何難尋踪而至哉。若聖道之高堅。前後原不是由博約來的。又安得由博約以從之。纔博便思

矣。纔約便勉矣。縱使異日能從。亦須是千生萬熟。民博約於無迹耳。纔說博約。便已不是聖人身分矣。所謂從者。是要合夫子一樣的高堅前後也。學他高也能高。但是高幾層。便是高幾層。學他堅也能堅。但是堅幾重。便是堅幾重。學他在前在後。也能在前在後。但是在那邊。便是在那邊。耳。兩彌字一忽字境地。如何摹倣得來。此其所以徘徊四顧。不覺喟然太息於高堅前後間也。

有美玉於斯章。○子貢雖藏沽並問。然却是要夫子主就一路去。故藏字上加韞匱二字。則期必於藏也。沽字上加求善賈三字。則期必於沽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重疊說來。

委蛇有情。乃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自然隨口流露。處然却是宕起下句來。猶孟子所云。未嘗不欲仕也。云爾。故註用一固字點綴之。以傳其神。當作不了語讀。作此二句題者。多似謂子貢定不就藏與沽。夫子正是決於沽者。非也。觀下文緊接一待字。藏與沽。究何會說得就。此之謂無可無不可也。周霄章欲仕難仕。有並行而不悖者。正可與此章參看。

自衛反魯章詩樂偏全圖說

樂正

雅頌得所

四書圖說
夫子正樂處其事甚多。觀語太師之言始作從成。翁純嘏
釋本聞韶三月之所學。以定美善之歸者。樂之音節器律。
何一不正面。詩爲樂章尤關係重大。故於樂正全體中。抽
出。一。大。端。言。之。則。樂。正。不。單。在。雅。頌。得。所。而。雅。頌。得。所。却。
須。緊。抱。樂。正。也。蓋。歌。雅。歌。頌。各。得。其。所。耳。若。泛。指。篇。次。前。
後。言。之。則。文。理。隔。斷。矣。

歲寒然後節。○作此題者。罵人無先知松栢之識。固屬粗豪。
卽謂松栢不易知。惟後知乃成松栢者。亦未得題旨。總因
將知字看得太重耳。玩註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一語則白
文知字只當可見二字。看原非呆說。人知不知也。歲未寒

時。皆得假托於松栢。歲既寒後。纔得見有真松栢。蓋惟有
不。變。之。節。然。後。可。以。履。變。也。否。則。柔。靡。之。姿。素。無。疑。鍊。之。
功。一。經。摧。折。立。至。頽。敗。矣。甯。武。子。之。所。以。知。可。及。而。愚。不。
可。及。也。謝。註。欲。學。者。必。周。於。德。最。得。夫。子。立。言。之。意。蓋。以。
是。爲。彫。者。警。而。非。爲。不。知。松。栢。者。發。也。欲。爲。松。栢。者。其。蚤。
圖。歲。寒。之。備。哉。

未之思也二句。○註云借其言而反之。借者何。詩言思人。夫
子則言思理也。然愚謂唐棣詩人固不可與思理。而亦豈
可與思人哉。蓋旣曰爾明明有姓字矣。且旣曰室明明有
宅舍矣。縱使相隔遙遠。豈遂別有洞天。也是天之所覆也。

是地之所載。也是舟車所至。也是人力所通。若果愁思百結。自應脚跟心走。寒裳涉就可也。千里命駕可也。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可也。乃皆不聞此。而只曰豈不豈不云者。分明自知是不而故意。豈之亦恐人說是不而強詞。豈之也要之人非當思之人。雖近不可以徇吾情。所云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者是也。人苟當思之人。雖遠豈能以限吾情。所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誤矣。

四書圖說 下論章句

回賜兩節顛倒對針圖說

庶乎

屢空

貨殖

屢中

回之空。回之命也。回之屢空。回之受命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其所以先貧後富。而空不屢也。回之庶乎。蓋近道也。近道者。以道應事。無不中之處。而非必以億度見長也。賜之億。蓋料事也。料事者。純仗才識用事。未必果與道脗合也。况曰屢中能保無不中者乎。然道麗於事。有料事之

明者。可。卽。事。以。見。道。是。亦。可。引。而。近。之。一。機。也。安。必。其。不。能。進。於。庶。乎。哉。朱。子。曰。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此。之。謂。也。兩。節。對。針。須。用。顛。倒。看。法。書。理。乃。得。醒。切。文。法。乃。得。員。緊。

色。莊。者。乎。○。色。字。從。論。字。拖。卸。出。莊。字。從。篤。字。拖。卸。出。議。論。浮。夸。的。人。頭。搖。目。動。便。帶。一。個。輕。佻。模。樣。議。論。沉。着。的。人。正。笏。垂。紳。便。帶。一。個。端。雅。氣。象。君。子。之。人。其。論。必。篤。其。色。亦。寧。有。不。莊。然。心。則。齊。莊。中。正。行。則。莊。敬。日。強。篤。不。僅。在。論。莊。亦。不。僅。在。色。也。故。不。得。以。爲。色。莊。者。所。謂。色。莊。者。不。過。是。深。情。厚。貌。耳。論。之。篤。實。卽。爲。色。之。先。鋒。色。之。莊。重。卽。

爲。論。之。坐。鎮。而。論。篤。是。與。者。見。他。貌。符。其。言。便。自。從。而。信。之。不。知。聲。音。笑。貌。總。是。一。條。路。上。事。吾。恐。心。不。可。知。行。不。可。必。而。徒。仗。色。莊。一。着。出。賣。他。的。論。篤。也。

以。道。事。君。○。由。之。果。求。之。藝。總。是。才。上。事。雖。可。備。一。官。辦。一。職。究。竟。道。字。分。上。未。得。端。的。然。觀。末。節。亦。不。從。也。則。由。求。尚。非。不。識。道。理。大。體。者。須。向。防。微。杜。漸。上。發。揮。纔。見。大。臣。作。用。觀。周。禮。冢。宰。一。官。凡。閭。寺。嬪。御。之。職。服。膳。筦。庫。之。司。莫。不。屬。焉。奚。必。煩。細。若。是。哉。蓋。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所。以。輔。養。交。修。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玉。府。財。用。之。式。皆。以。範。圍。不。過。而。過。絕。人。欲。之。萌。也。且。宿。衛。

四書圖說
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宮中使令之嬖密。皆有所統。而不得自恣。又孰敢以宴安玩狎之私。盡壞人主之心術哉。大人格心。自應爾爾。若徒人適政間。祇忠臣直臣事耳。須想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自有公孤師保一副大本領在。

點爾何如節。○問子之與點。與其異乎。曰。下節何如一問。點始有不足三子之意。其初異。與之對。實自覺有難於遽言者。蓋異乎三子之撰。卽若悖乎知爾之問矣。非敢自矜其異。正恐異之有傷耳。而子亦但以何傷慰之。曰。亦各言其志也。不過將異字作各字看耳。未遽與其異也。迨莫春言志畢。而夫子與之。謂其於所性分定。不加不損。大源頭實。

有看得到處。論識見。高得三子。本領論道理。却包得三子事業耳。亦非與其異乎三子也。至於歷問三子者之言。而疑爲邦之當見。晒則點乃以子之與之者。爲與其異乎三子矣。看得已之志。異乎三子。便有過高不實。脫畧細微之弊。天生是狂士身分。兼與三子正。所以化其異之見也。時文每多張皇異字。誤矣。問點之志。視聖人之志。若何。想必深契無間。故有喟然之嘆乎。曰。此際難言之矣。點於聖人之志。謂之已見大意。則可。而未能盡得其精微也。但一有感觸。不禁怦怦心惻耳。提一吾字。明與點字。參看。點有點之莫春。子尤有子之莫春。是一是二。若離若合。須看得活。

四書圖說
脫乃妙。點意中之莫春。祇覺得天地間事。俱是現現成成。不容一毫人力安排措置。此所謂樂天之誠也。點所已見及者也。子意中之莫春。却又覺得乘天之時。因地之利。得人之和。皆是吾儒分內事。四顧躊躇。有多少不忍。忽置淡忘處。湊起心頭。此所謂憂世之志也。點所未見及者也。與字須寫得有分寸也。字須摹得有情緒。喟然一嘆。猶是知爾一問也。蓋穆然於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矣。以爲嘆點耶。三子不知也。以爲嘆吾耶。點亦不知也。樂耶。憂耶。喟然中殆有並行而不悖者耶。
克已復禮五句。○問克復還是兩番工夫。否曰。爲他人言之。

容有克已而未盡復禮者。克復自是兩番工夫。若顏子之已。別無大病痛在。只是於天理之節文上。稍有未甚。膠合耳。觀下節視聽言動等。非禮之外。別無所謂已。則勿之之外。亦別無所謂復矣。故工夫全在克已上。而復禮卽在其中也。問一日云者。是從前日日積累。乃得有此一日乎。曰。纔說積累。便是坤道矣。顏子非禮之私。只如紅爐點雪耳。一劑藥下。便自立起。何消積累耶。本文不云一日已克禮復。而云一日克已復禮。自是以用功之一日言。然克已復禮。用功在此一日。而天下歸仁。成功亦卽在此一日也。爽利利直截痛快。所謂健以致其決也。此真有雷厲風行。

四書圖說
氣象故曰乾道也。問上文已云爲仁矣。何必侈言天下之歸耶。曰克已復禮爲仁。只是說個爲仁的法子。至云歸仁。乃是以仁許之耳。必言天下者。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到得天下歸仁。乃見事事皆仁。天理周流而無間。處是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下章敬恕無怨。在夫子口中。何曾許他個仁來。而但云邦家亦不及天下之宏闊矣。問子嘗以語之不惰稱回矣。今日由已不由人。將猶慮其怠惰。推諉歟。曰此非策勵之詞也。玩而字乎哉。字神吻。知夫子當日說到一日歸仁時。真覺躊躇滿志。不覺拍案起舞。說道這個機括在我。甚麼難事兒。蓋以辨已禮之界。祇由已。

精明之識。而以殫克復之功。祇由已剛健之力。便已自勝。任而愉快矣。此亦是爲顏子言之耳。否則事賢友仁善事。必先利器矣。敢曰不由人乎哉。

非禮勿視四句。○形色天性也。仁卽任視聽言動。上四非字。有極深研幾道理。四勿字。有斬釘截鐵力量。朱子所謂惟顏子得聞之也。程子四箴。但以自警耳。曰操曰制。曰閑。曰存。曰靜。專曰欽。哉曰誠。曰守。曰戰兢。俱似下章坤道意。與乾道之精明剛果。烈火難犯者。猶有間矣。須從復聖身分着想始得。

出門如見大賓二句。○乾道健行利用攻。故曰克已。坤道主

靜。利用。守。故曰持敬。敬以見賓。承祭而生。是亦仁之端也。敬以出門。使民而弛。則不仁。害之矣。如之云者。非借彼例。此之謂。祇是提起心。在這裏。無小無大。常惺惺法耳。無顏子大力量。詎能當下斬絕欲根。立刻復全天理。故不曾直以仁許之。然處處隄防。時時保護。匪僻之私。有不得乘閒而入者。但就邦家中。漸積磨勘。去視聽言動。或亦可免於非禮矣。其庶幾進於仁乎。

可謂遠也已矣。○書曰。視遠惟明。非明之外。別有所謂遠也。特以子張務外。或有高望遠視之心。故重複叮嚀。以爲針砭耳。蓋窮高極遠。以爲明者。往往好大喜功。而譖愬等項。

不屑留意。謂是女子小人。抑何能爲哉。不知用潛用愬。雖不過耳目近習之人。而行譖行愬。禍及於家國。天下之遠。看古來宦官宮妾。弄威作福。時而譖人。時而愬已。時而借愬以行譖。時而借譖以行愬。綠衣黃裳。嫡庶亂矣。壞木無枝。父子離矣。親小人。遠賢臣。清流可投濁流矣。六月飛霜。十月告凶。公子爭立。戎狄入寇。亡國破家。皆由於此。蠱惑多少大事。埋沒多少好人。既有煬灶於前。便如面牆而立。其何以明見萬里之外哉。此不蔽於近之所以。卽爲遠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問孰與之與。卽取與之與乎。曰非也。與字與註。獨字對看。蓋言一體之意。所謂徹者。徹也。徹以

通力均收爲義。通則上下有無間之情。均則君民有各得之分矣。豈有一井之內。私田皆歌大有。而公田獨嗟無禾者乎。且一夫百畝之私田。尙足供入口之家。豈提封九萬畝之公田。不足奉一國之用乎。若不指公田賦稅說。而謂百姓急公奉上。於徹法常制之外。別有以與之。則是不明加而暗加也。且使百姓無分外之與。仍不免有匱乏耳。是已坐實君不足矣。又何怪哀公有如何其徹之訝耶。問什一無定數。但隨豐凶爲多寡耳。如果年饑。其能免於不足乎。曰冢宰制用。量入爲出。所以析之爲四。祇用其三者。凡以備凶年耳。况復有凶荒殺禮之法。而又何不足之有。朱

註補節用二字最妙。否則有若真成迂儒。不達時務矣。同哀公連年用兵於邾。或因此而有不足之慮乎。曰井地之法。田賦出車。有事則命將以帥之。已耳。牛馬芻糧。皆民所自具也。百姓若足。又何慮焉。况魯之伐邾。尙非不得已之舉耶。問政逮大夫。祿去公室矣。君之不足。恐非徹所能救乎。曰分田制祿。總在徹法之中。徹行則井地均。而穀祿平。所謂君十卿祿。以及卿大夫士之四三二倍者。皆以耕者之所獲爲差矣。三桓將微。乘其勢以變更可耳。囿外楊註。正須參看。

主忠信。徙義三句。○事之所當爲者義也。行此義而有得焉。

則德也。然非忠信。則不以實心行義。而德非實有矣。此德義忠信相貫之理也。徒焉而所行者日新。則崇焉而所得者日積矣。然非以忠信為主。既非至誠。安能無息。其何以進進不已。而爲之不厭哉。故主忠信爲崇德之根基。而崇德。正面工夫。則在徙義耳。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正名者何。不爲衛君也。○輒以魯哀公二年卽位。拒父據國十年。孔子自楚反衛時。已立八年矣。事既到此。只須將錯就錯罷了。何必定執常理。此子路苟且心腸也。殊不知此處原苟且不得。以祖爲父。以父爲賊。稱名不正。自是礙口的。彼其心不過曰。古者孫從祖。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禮也。吾自是嫡孫當立。以承王父之統耳。然春秋書晉納衛世子蒯瞶於戚。稱衛世子者。明世子之未絕於衛也。蓋緣瞶出奔時。靈公未嘗有廢立之命耳。既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以辭父命哉。此其言之不順也。三年春。帥師圍戚。瞶不得入。然至十五年。黜良夫。請伯姬。自外圍蒙衣而入。強迫孔慳於廁中。而莊公立。出公走矣。倫旣瀆。而國亦失喪位來奔。究竟成不起大事。子先父立。序次紊亂。禮不興也。十七年。莊公被弑。而襄公之孫般師立。齊執般師。而靈公之子子起立。十八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而輒自齊復歸。乘釁而入。幸禍爭國。樂不興也。

曠立則逐輒之臣。輒立則逐曠之臣。戟楯師比之手。奪公孫彌牟之邑。奪司寇亥之政。投公文要之車於池水中。刑罰可謂中乎。剛愎而虐流毒于民。民真有手足無措者。故至二十五年。逼的諸大夫作亂。執利兵以攻公。無者執斤而輒又奔宋走越矣。至二十六年。魯越宋納衛侯。文子致衆而問衆人。皆曰勿納。遂卒於越。誠畏其掘墓焚尸之暴也。一案結裏。盡情被宣。聖斷然。乃知聖言非迂也。而燔台斷纓由也。竟以野死矣。噫。

言不順

名不正

事不成

刑罰不中 民無所措手足

禮樂不興

名不正三字提起。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總在名不正甲裏。一有俱有。觀註於禮樂不興下方。云則施之政事。可知上面只在他父子間說。至刑罰方說到政事上。與衛君待子爲政。緊相照顧。蓋政者正也。刑罰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手足無措。卽於不中決之。則爲不的政矣。然其弊祇由名不正耳。自己不正。安能正人哉。此爲政之所以必先正名也。子路以爲迂。將謂正名無關於爲政耶。

暮月而已可也。兩句。○道大莫能容。久以聖人爲迂闊矣。暮

月三年皆言其速也。已可有成。中應見過化存神之妙。惡得執周禮六官之職。歲終受會。三歲大計者。而以爲例乎。然以月令觀之。春端經術。夏循縣鄙。秋趨收斂。冬祈來年。阜財之綱。紀朞月布矣。一歲曰蓄。初反草也。二歲曰新。始爲田也。三歲曰畚。乃成熟也。且以冢宰量出。析四用三之法。計之。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矣。成矣。以左傳臧僖伯之言觀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農隙。以講武事。足兵之綱。紀朞月布矣。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則千乘之國。可使有勇矣。成矣。以文王世子篇觀之。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教民之綱。紀朞月布矣。迨至三年。賓興舉行。鄉飲酒禮。以飲賢者。能者歌鹿鳴。答天保。則孝秀之三升。將論辨於司馬矣。成矣。按經傳以質聖言。朞月三年。未始不有明徵也。

如有王者節。○玩如有二字。自是就當下。無王者。想到有王者。上則必世後仁。乃就春秋年間。相時度勢。而以定其數也。周自東遷而後。王室衰微。諸侯背叛。民之憔悴于虐政也。甚矣。觀麟經一書。書伐者二百一十三。則肝腦之塗地多矣。書災異一百二十二。則宇宙之害氣深矣。有王者起。數年之間。可以削平禍亂。難驟恢復元氣。某年興義。某年

班師境土復而後疆理施也。則經其兵戎。使可衣食者。若
而年三年餘。一。九年餘。三。菽粟足。而後禮讓興也。則經其
衣食。使可孝弟者。若而年。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離經
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五年博習親師。七年論學取友。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而乃以底於成。則所謂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直同江海之浸。而若膏澤之
潤者。又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詩所以咏壽考之作人。書所
以勸九歌之勿壞。易所以言久道之化成。而博厚之治。必
溯諸悠久也。此必孔子晚年語。蓋卽現有王者在位。亦恐
不得親見德化之成矣。况今王者不作。又安知其遷流何

所極也。子言及此。悲風四起矣。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知廉勇皆德也。藝乃才也。武仲公綽。
卞莊子冉求各句着一之字。所謂以善成名者也。而總以
若字貫之。則合四子之長。而兼綜悉備矣。註云材全德備。
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正指此四句言也。此四句不專
屬質。卽如子路。只若卞莊子之勇耳。其他未可必也。未若
求若此中大有工夫。在若字原是着力字。不得滑口讀過。
知廉勇藝不必性生。好學破愚則能知。戒之在得則不欲。
知耻起懦則能勇。補拙以勤則能藝。分看若字須用矯揉。
工夫。知廉勇藝更難相兼。聰明人嗜慾偏多。勿使財利昏

神智淡泊人多不出頭。必進有守使有爲。剛猛人不耐心。煩要須低頭理細事。合看若字當用。層累工夫。若專屬質說。則若字不見精神。將何以爲不能若者地耶。

文之以禮樂。○禮樂有本有末。須內外兼致其功。功之在內者。敬爲無體之禮。和爲無聲之樂也。功之在外者。燕處不廢衣冠。無故不撤琴瑟也。然不得忘却之字。之字指知廉勇。藝言禮以節之。知勿放蕩。廉勿過矯。勇勿爲亂。藝勿瑣屑也。樂以和之。知勿苛察。廉勿激切。勇勿忿戾。藝勿驕吝也。文字亦須刻畫節之以禮物得其理而文生也。和之以樂情動於深而文明也。由也。嘒野哉。由夫固不足於文者。

故以是告之。

勿欺也而犯之。○勿字頓讀戒之也。欺也而犯之。連讀蓋指犯中之欺而言也。賣直沽名。子路斷不出此。子路之欺。一在識之未至。畧觀大意。自以爲是。而其實事理未必果然。到頭終屬懸虛。所謂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則自欺之弊也。一在養之未純。矜才任氣。必欲強伸己說。遂不顧理之所安。而或至已甚其詞。所謂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則自欺而卽以欺人之弊也。須向誨女知之惡。夫佞者兩章。參之乃得對針。仲氏病痛。

驥不稱其力二句○此原驥所由稱而以見德之足貴也。力字自不得抹倒。無力則為駑駘矣。然要駕之馬有力無德亦安得冒稱驥也。蓋為欲為驥者指示其所重而以警有才無德者耳。非責人之誤於稱驥也。時文多訛觀註自明不怨天五句○聖人非徒為已叙甘苦要亦現身說法耳。須得點化子貢之意。子貢名聞諸侯英華未免太露故首之以不怨天不尤人者所以絕其求知之心而使之闇然自脩也。子貢忒聰明必有舍卑邇而求高遠之病故繼之以下學而上達者不過自其學而達之亦即本其下而上之耳。而字縮歸上截所以抑其高明而約之於深潛也不怨

不尤趕起下學來上達收入下學去祇一篤實為己之學。寧有新奇動眾之事哉。故終之以知我者其天乎。猶是莫我知也。夫一語耳所謂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其所以裁成子貢者深矣。或問既不怨天矣。又何論天之知我耶。曰不怨天之天以氣數而言也。知我其天之天以理而言也。氣數不可必而理則可相信。前後固不相悖也。下學而上達○下即形而下之下。猶云有形耳。只作事字看。上即形而上之上。猶云無形耳。只作理字看。學者何學。着去做這事也。達者何通。達其理而有得也。理即在事中學之久而豁然通焉。其事其理皆非有外於日用行習之常。

故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時文說下學。尚自平易。說到上達。便不覺高妙了。與無以異人意。不得脗合。只是將題面畧綽將過。望見上字影。便要說高說峻。不知只當理字。看望見達字影。便要說升說躋。不知只當通字。看故說來。不得平實切近耳。

如斯而已乎兩段。○首曰如斯而已乎。子路殆少視乎已。而未免有人之見矣。抑知所以安人者。要惟脩己耳。繼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又少視乎人。而將馳念於百姓矣。抑知所以安百姓者。仍在脩己耳。萬物皆備於我矣。纔說已。便包得人在內。家國天下皆人也。纔說人。便包得百姓在內。原

非留未盡之旨。以待問也。卽屢問屢答。而亦非有加於初旨也。兩安字有實事。兩以字無他道。力爭上流。一脩己盡之矣。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夫子曰如斯而已也。

多識一貫對針圖說

多而識之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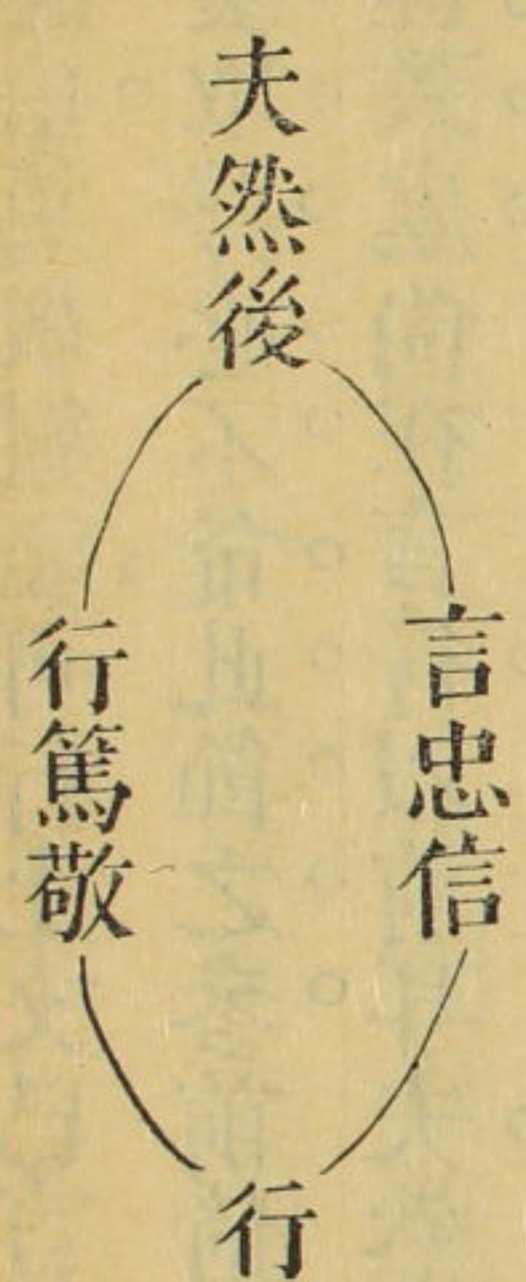
一以貫之

兩之字。皆指所學言。學自是廢不得的。但不貪多而歸一原耳。一字與多字對。有博約之分。且不強識而爲貫通耳。貫字與識字對。有生熟之別。夫子一貫。何須多識。學者多

識乃幾一貫耳。聖人合下便有此一。所謂天生德於予。氣質清明。義理自然。昭著。蓋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本也。貫之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以字不得着力。讀誠精。故明不思而得。所謂自誠明謂之性。故至誠如神也。豈徒以博聞強記爲事哉。多學則日知其。所亡。識之則無忘其所能。至於用力之久。而下學上達。知性知天。則亦可一以貫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一之謂也。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貫之謂也。聞一知十。顏子其庶幾乎。子貢殆猶弗如也。予一以貫之。夫子原有這個之字。之者其所學者也。所謂

不惑是也。一則知天命候矣。以貫之卽耳順候矣。但夫子口中一字未嘗明下註脚。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迨子貢他日得聞性與天道。性爲天下之大本。天爲萬物之一原。則子貢之學。知所本矣。回頭看夫子之文章。時行物生。一以貫之矣。須合知命性道兩章參觀之。此句書理。乃見確實下落。

夫然後行句中嵌補言行圖說



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上文已言之矣。但於言行之時。強辨襲取。勢必不能。此節之參前倚衡。乃是豫立乎誠之功。候極致處。尚在言行以前耳。夫然後之下。須補出言忠信行篤敬來。接入行字。乃得圓滿。看註中何等明白。

君子矜而不爭。節○矜以理而爭。以氣羣以公。而黨以私。本自判然相反。如謂矜易爭。羣易黨。是矜羣原有流弊也。然謂矜自不至於爭。羣自不至於黨。力爭上流。識解固高。但兩而字。須換作則字。與註中兩然字。轉折口氣。又未得脗合矣。愚謂持已處衆。自有定準。而或溢乎其分。不免爲已甚之行。則矯枉而過其正者。往往有之。是學爲矜羣而不

覺流於爭黨也。漢唐宋明之季。小人之所以排擠君子者。皆借爭黨爲口實。而矯激太甚。諸賢亦有不得不分任其咎者。蓋有意爲矜羣。而失則過焉。或未盡純也。安得如明道之從容平議。能令安石愧屈哉。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節。○行非問行之行也。行之有工夫在。然本章不重工夫。祇重可以終身四字。蓋雖一言之微。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註云其施不窮。最得可以終身之意。然必着眼已字。方寫得其施不窮意出。蓋所以施於人者。反之已心而自足也。應念而給。何有窮期。故可以終身行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以直道而行。自是指禹湯文武諸君說。然玩斯民也之所也。數虛字。却是以民作主人。翁世非三代之世。民猶三代之民。夫子之無毀無譽。蓋不敢菲薄斯民之意也。徒以仰企三代爲說者。不得題旨。

非道弘人。○人何謂弘。卽人品高大耳。應從人能弘道。拖卸出來。以弘道之人而在上。則爲帝爲王之人也。以弘道之人而在下。則爲賢爲聖之人也。人至帝王賢聖。可云弘矣。人之弘。自道之弘來。一似從道上得力者。然其實弘道者。人。也。則弘人者。亦人也。乃人自以弘道者。弘之耳。道不

爲人任功也。或說成非道自弘。則脫漏人字矣。或說成非道使人弘道。則又添一道字矣。雖理皆可通。終與本文句法不合。

吾嘗終日不食章。○此章題文。多本思而不學則殆之說。詮解無益。尙非書中真旨。註云勞心以必求。方摹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十字。連讀精神出。這一人。原是受不的。屈。服。不。的。軟。耐。不。的。煩。目。無。古。今。繩。尺。不。踐。聖。賢。舊。迹。提起一件事來。便要自作聰明。苦思極慮。徹晝連夜。喫個一氣饅頭。霎時間。要躡天根。探月窟。捉生龍。擒活虎。赤手捕長蛇。不事羈勒。騎生馬。翻盡了從前巢穴。想自作一輩

四書圖說
古人到頭來穿鑿求通。岐路有岐。舍却康莊。走入荆棘。弄巧成拙。觸磕粉碎矣。夫子此言。正要現身說法。爲希心頓悟者。喚醒迷途。使之積學功深。久當會心耳。學亦何嘗廢思。但思亦卽其所學者。而思之不發。作硬性。熨熨貼貼。按本子學着做去。正杜元凱所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也。蓋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則不急於求益。而益可以漸至矣。故曰。不如遜志而自得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角卯突弁之詩。殆有味乎其言之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節。問旣不能守。焉得謂仁。何不云不能仁。守之。而乃云仁不能守之。耶。曰。知旣足以知此理。豈

有不行焉。而有得者。業已得之。自非全然不仁者矣。但操存偶踈。半中間裏。却被私欲隔斷。則得而復失矣。註中間字甚妙。非以常惺惺者。謹其獨而誠其意。安能全體不息。以彌其間也。然則仁不能守之。仁。殆所謂日月至焉者耶。

當仁不讓於師。○上章着一民字。自是爲常人言之。曰水火。曰死。仁字祇合淺淺說。此章雖不重師字。然旣着一師字。自是爲學者言之。仁字須就極重大難做處說。則讓字方有緣由。而當字不字。乃有精神。註云。當仁以仁爲己任也。便是弘勝重毅致遠的工夫。若泛寫存理遏欲話頭。與當

字字義欠醒切。註云。雖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爲也。玩一當字。則不字自是。夫子大聲吶喊。着力鞭策之詞。若竟云讓。則不當。當則不讓。說做現成。口氣殊不似當日激勵學者神情。讓字下着一於字。所謂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也。於字。自指仁字說。若抹去仁字。祇說成不讓師。是幾與師爭矣。註云。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數語甚明。又有以借資旁貸講讓字者。此求助也。非讓也。字義須着眼認真。乃得的當。

有教無類。○若非氣習之染。則類無分於善惡。而教不必有。若非人性皆善。則終不能化其類之惡。而教亦不必有。

教二字。須重讀。教何以有。因類而有者。也有教。則有以變其類之異。而皆可以復其類之同矣。又何必存一類之見哉。童子見門人惑。既入其芷。又從而招之。是論其類也。玩註。不當二字。正爲立教者說法。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歸斯受之而已矣。

友直友諒一段。○作此題者。多祇鋪排直諒多聞。不知刻畫友字。則精神不足以感召。而彼奚自益我也。何以友直。卽孟子所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也。何以友諒。卽鄒陽所云。披心腹。見情愫。墮肝胆。施德厚也。何以友多聞。卽陶潛所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必從三友字中。各寫

出。一。段。取。諸。人。以。爲。善。的。實。事。纔。敢。許。他。有。受。益。處。益。矣。矣。字。須。得。喚。醒。口。氣。蓋。此。三。友。皆。人。所。畏。而。避。之。恐。不。速。者。也。直。則。惡。其。戇。矣。諒。則。厭。其。朴。矣。多。聞。則。忌。其。長。矣。而。抑。知。受。益。無。窮。卽。在。此。哉。此。惟。友。之。者。自。領。焉。耳。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上。次。以。氣。質。言。之。非。泛。論。人。品。高。低。也。生。知。固。屬。罕。有。學。知。亦。不。易。得。朱。子。曰。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此。卽。中。庸。所。謂。人。一。能。之。者。也。又。曰。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此。卽。中。庸。所。謂。人。十。能。之。者。也。如。此。二。人。纔。當。得。學。而。知。之。一。等。如。此。着。

解。纔。留。得。困。而。學。之。一。等。作。此。題。者。多。混。填。學。知。浮。辭。不。知。爲。困。學。留。地。步。竟。似。天。地。間。祇。有。上。次。兩。等。則。又。次。一。等。可。刪。矣。

隱。居。以。求。其。志。二。句。○。志。以。藏。諸。心。性。者。而。言。然。非。無。與。於。道。也。蓋。其。志。蚤。以。經。濟。爲。心。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嘗。自。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也。志。必。須。求。者。何。全。體。大。用。不。着。上。一。番。實。工。夫。則。志。字。終。是。虛。懸。王。通。於。已。分。上。亦。甚。脩。飭。其。論。爲。治。本。未。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徹。是。也。求。之。奈。何。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顏子簞瓢陋巷。而問為邦。時輅冕舞放。鄭遠佞。大法大戒具足。是也。求之必以隱居者。何養其身以待時。正利其器以備用。孟子半生不見諸侯。一遊梁而稱叟矣。知言養氣當大任而不動心。根子蚤在四十以前。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而三分相業在隆中抱膝時。已自算就是也。道以見諸經濟者而言。然非有外於志也。蓋其道皆自心性中來矣。朱文公被召入朝。有要於路者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公曰。吾生平所學。只此四字。是也。道必須達者。何平天成地。不做出一番大事業。則道字終是迂腐。魯陽樊君被徵。朝廷待猶神明。雖所守無缺。而盛名難

副觀者以為失望。是也。達之奈何。伊尹以天民先覺。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齊王由反手。則天下之民舉安。是也。達之必以行義者。何。盡其職分所當為。即展其神明所素具。孟子居賓師之位。而召見不往。正欲以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孔明以漢賊不兩立。而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正見他謹慎二字本領是也。

邦君之妻章一頭兩腳圖說

小童——君夫人

夫人

寡小君 君夫人

此章稱名凡五必以君稱句作一頭鄭重提起下四句抑揚其詞分作兩脚對看脉理乃得清楚蓋自君稱之曰夫人而夫人之名定矣自稱曰小童不敢以夫人抗君也特夫人之謙耳而邦人則必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不敢以夫人傲鄰也特邦人之代為夫人謙耳而異邦人則仍稱之曰君夫人蓋皆因君稱之曰夫人而亦從而夫人之也其必曰君夫人者別於君之稱夫人且以見夫人之以君重也

予欲無言章○首節註云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末節註云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兩實字最須着眼實與虛對言猶其虛焉者也行生則其實焉者也不行不生空言何濟於事行焉生焉便是一幅太極圖活盤托出與大家看了雖不言豈無可述哉聖人亦天而已自是朱子推論如此在夫子當日却未嘗以天自况也祇為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就四時百物上親切指點使不虛索之於所聞而必實求之於所見庶幾躬行實踐日用間確有下手處而言語之科亦可進於德行矣此則點化子貢之微意也若季氏則吾不能問不能之故為何曰齊有田氏猶之魯有季氏也大權下移政柄盡出其手矣若以孔子為上卿

將置彼於何地耶。不能一語。只是奈何不下田氏一門耳。想見尾大不掉。左右掣肘。梳子不能有爲之象。已可見矣。身中清廢中權。觀總註云。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多矣。安能全體皆道。然却也有合着道處。註云。合乎道之清合乎道之權。乎字之字煞有分寸。蓋道以全體言。而清與權則道之一二端也。或問權乃聖人之化神也。夫子何以異是乎。曰。左傳載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預解云。仲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觀此則與聖人之權異矣。

致遠恐泥。遠字應作大字。看方與小道小字對針。不特家國天下爲大。卽身心亦大也。內之不足以明德。孔子所以斥稼圃之請也。外之不足以新民。孟子所以闢並耕之說也。故君子惟大學之道是務焉。

日知其所亡節。所亡所能各兼。知行之着兩其字。所謂各人冷煖自覺也。知與無忘中自有擴充持守實事在。所謂學也。然曰知曰無忘。却是以心言之。蓋將他未知未行。已知已行之處。逐條記憶。按項檢校。提心在口。不敢一件放過之意。故曰好也。又着日月兩字。更見寸陰是惜。日計月課。不敢曠日玩時。蹉跎歲月之意。好字精神。尤覺鞭策。

四書圖說
警切。此自是篤信謹守人。經過路徑。故言此以爲好學者勸。

博學而篤志節。子夏文學人也。故勸人博學。又篤信謹守人也。故勸人篤切。近且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人也。故勸人講學以求仁。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口耳之學。無心得也。又曰。今之學者爲人。徇外之學。不切已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泛濫之學。蕩厥心也。凡此皆無與於仁者也。若如此章所云。博篤切近。步步鞭策入裏。是學問以求放心也。是致知以明明德也。是深造以道。欲其自得。而盡心知性以知天也。既由下學而上達。自見性道於文章。仁在其

中。不信然乎。夫子憂德之不脩。而遂及學之不講。曾子欲以友輔仁。而必先會友以文者。職此故耳。後世若陸子靜。天姿絕人。倡爲頓悟之說。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不假脩爲。可以見道。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同科。朱子所爲。以告子目之也。吳草廬猶稱之爲尊德性。不知問學不道德性。何存哉。人亦務實學可耳。勿虛言仁也。

仁在其中矣。仁字須從致知裏講出。乃見精切。又須補出力行工夫來。乃更員密格致。久而至於豁然貫通之候。盡其心而性以知焉。可以由不惑而見天命之原矣。擇善精

而加以篤行固執之功。明之至而誠亦生焉。卽以由窮理而幾盡性之域矣。此在中之義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此當與中人以上章意參看。白文先後二字。只當緩急二字用。與程註教人有序之先後不同。原非章意之所重也。重譬諸草木二句。見教貴因材而施。不可誣人以所未至耳。道有本末。學有淺深。君子安得不區別於其間乎。言游既知爲子夏之門人小子矣。小子的身分。只可語之以末。如何怪得他本之則無耶。次節九句曲折難肖。要細細體貼朱註。圈外一字不可攙入。蓋程註乃說書體。非順白文語氣也。惟圈內摹寫逼真。愚不敢與

朱子有二三也。竊爲之作講義云。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然不過小學之末耳。若求其本。則無之。夫急於本而緩於末。吾聞之矣。急於末而緩於本。吾未之聞也。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嘻。言游過矣。彼將謂我之教人。急於末而以末爲先務。緩於本而以本爲後圖乎。而不然也。洒掃應對言游以爲末。君子亦以爲末也。旣爲學問之末節。卽爲後圖之可緩也。教人之道。孰則以末爲先務之當急。而必欲傳焉。格致誠正言游以爲本。君子亦以爲本也。旣爲身心之大本。卽爲先務之當急也。教人之道。孰則以本爲後圖之可緩。而倦於教焉。但學者所

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深者乃可語以本。淺者只可語以末。君子之道焉。可誣人以所未至也。若夫有始有卒。本末一以貫之者。其惟聖人乎。而寧所語於門人。小子也。要之末。雖非先務之當急。而其徑易入。其事易曉。門人小子。皆可以循途而守轍也。本雖非後圖之可緩。而其義難精。其理難明。門人小子。猶不能心領而神會也。予之教以末而不教以本者。亦猶行君子因材施教之道也。吾將還以詰言游曰。彼以聖人望門人。小子欲棄末而傳以本。則誠不倦於教矣。抑誣之也。區別不知。草木不分。如之何。或問圈外朱註。明言本末理一。循序漸進矣。然則朱子

非歟。曰。圈內朱註。圈外朱註。雖同出朱子。而內外則必有分矣。圈外本末理一之說。乃因程子後四條之意。而發明之。非以之正解白文也。圈內并無此意。且本末之理。雖一而本末之事。終殊本如樹根。末如樹枝。謂根與枝總是一株樹。則可。到底根是根。枝是枝。說不得枝卽是根也。故朱子又云。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非謂字直貫至也。字共十六字成一句。正恐人誤看成道無本末。故言此以絕流弊耳。講家不察。竟說成道無本末。將非謂末卽是本。截作一句。下但字作然字一轉。另算一句。猶云雖說不得末卽是本。然學末則本便在此。大失朱子之意。

矣。至若循序漸進之說。因程子第一條之意而發明之。亦非以之正解白文也。圈內并無此意。觀其解焉。可誣也。句。但云不量其淺深。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只是說教。貴因人。不可概語以本。不是說教貴循序。不可驟語以本也。概字與驟字。若相似而實不同。毫釐之間。所以辨也。孰先傳焉二句。此二句有說成道無本末。教無先後之分者。則教之以末。本便在此。已自有始有卒矣。又何必論其區別耶。有說教人之道。有先有後。乃不得不先。而非有心於先。不得不後。而非有心於後者。說不得不先。不得不後。便已侵占譬諸草木四句地步。且心字亦屬添設。况倦字。

原非好字樣。亦將說不得不倦。而非有心於倦耶。又有輕帶先後重讀傳字倦字。謂傳則無所不傳。先傳以末。後來究竟還傳以本。非先傳以末。後遂倦而不傳以本也。此與程註首條甚合。然孰後倦焉。句着實。孰先傳焉。句終屬不了語。殊難安放。熨貼。朱子將程註置圈外。而自解之曰。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先字只當急字。活看不與傳字連讀。後字只當緩字。活看不與倦字連讀。乃使孰先二句八字俱有下落。後人何煩聚訟耶。若要俗說。便當云。言游他看着本比末要緊。末比本不要緊。因責我教以末不教以本。這話錯了。末實在不要緊的本。我

也不是說末要緊。我定要傳給他。本實在要緊的末。我也不是說本不要緊。我便懶怠傳給他。總是我那門人小子的身分。只能領會過末來。我只得將那洒掃應對等項。不甚緊要的事。慢慢磨勘他去。本雖極要緊。我也緊不將去。難道不會儼步。就叫他跑走不成。難道門人小子就算做聖人不成。言游他只管說長道短。他也看看我教的是何等樣一般學生。此愚涵泳白文。體貼朱註。寧翻從前舊解。巢穴斷不肯一語晦白。文朱註之真道理。真神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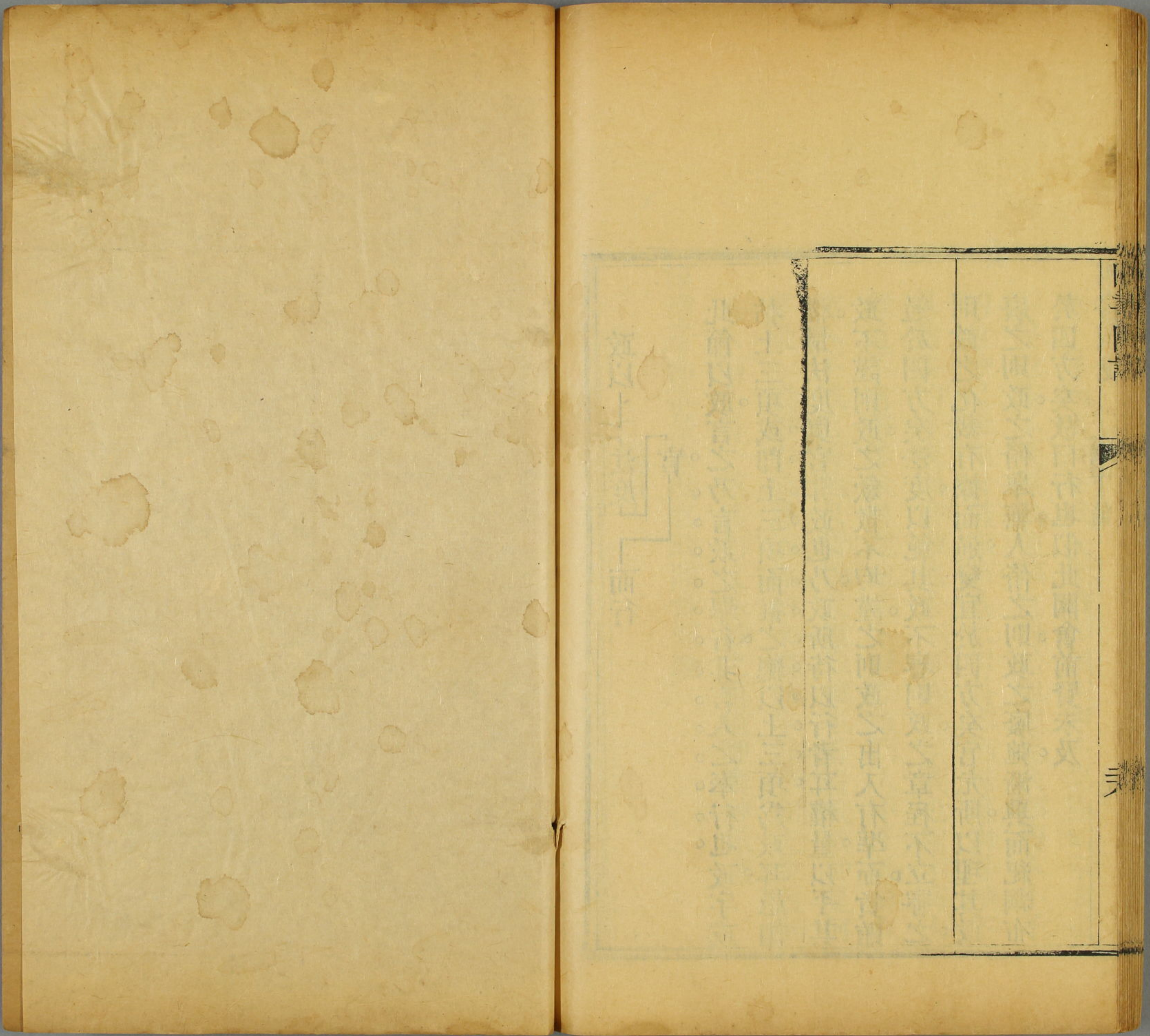
謹權量節權量法度官政關會圖說

「權量」

政以「法度」而行

官

此節以政言之。乃言政之舉行。非言人之奉行也。政字或括上三項。或卽上三項而推之。總以上三項爲政耳。愚謂權量法度與官非政也。乃政所待以行者耳。權量以平其政。不謹則政之斂散不均。謹之則政之出入有準。而貨賄通於四方矣。法度以範其政。不審則政之章程不立。審之則政之化裁有據。而通變宜於四方矣。官尤所以理其政。廢之則政之脩舉無人。脩之則政之廢弛漸興。而紀綱布於四方矣。故曰行也。似此關會。前賢未及。



此圖繪於...
 其前以...
 江以上...

卷之三
 三

